

朋友新开了一家康复体验店，一开张就打出免费体验一个月的旗号。一时间,门庭若市,店员忙得不亦乐乎。于是,我双休日就被“邀请”去她店里帮忙。

咱是外行，不懂专业医疗知识，只能干点力气活。我的任务是在足疗区为等候的人群烧好热水，配上中药，然后一盆盆端上去。

我去了2周后，注意到守候在长队最前面的，总是一个穿着蓝大褂的瘦弱老头和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太。当我给他们端上了足浴盆，老头不要，只给老太一盆，他佝偻着身子蜷伏在地上，为老太脱去鞋袜，挽起裤脚并用皮筋扎住，搓热手心后给老太按摩了一会儿行动不便的手脚，又试了试水温，才把老太的脚放入足浴盆。当着大厅里那么多人的面，老

读懂相濡以沫

闫自超

头做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然后在老太耳边叮嘱几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老头老太每次都来都这样，因此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

我看着好奇，工作间隙，悄悄问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朋友说那老太几年前得了脑血栓，肢体瘫痪了,生活不能自理,老头子就带着老太四处求医，经老头的悉心照顾，老太的病情有所好转，现在能含糊说几句话了，半边身体也能动了。老头为挣钱给老太治病，在一个农贸市场打扫卫生。他每天都是最早带老太来排队，安排好老太,他再去干活,忙完来接老太回家。

那天下午，老太做完足浴，枯坐在座椅上，呆滞

地望着门口。我和朋友把她扶到器械上做足部磁疗按摩，老太含混地表达着谢意。“阿姨,伯伯对您真好。”朋友对老太说。老太僵硬的脸上有一半开始生动起来,浑浊的双眼也泛起了光彩，一连几个“好”从嘴里挤出来,紧跟着老太的泪水和口水也流了出来,弄得满脸都是。朋友忙用纸巾给她擦拭。我呆立在一旁,心中暗自祈祷，愿老太能尽快康复,这无疑是给老头和老太的莫大安慰和奖励。

老头来接老太时已很晚了，过了店里的下班时间。他不住地向我们道歉，说是去送垃圾的路上，车子出了问题误了事，紧赶慢赶还是晚了。而后搀扶

着老太颤巍巍地向门外踱去。“多走走,有好处。”老头像是对老太说，又像在自言自语，老太“呜呜”回应着，脸上挂着的是温柔和满足。

街道上,路灯一段一段亮起来。秋风瑟瑟,法国梧桐的叶子缓缓飘落。隔窗看着他们相互扶持渐行渐远的背影,那分明是个“人”字,路面上的“人”字投影被路灯拉得很长很长……我突然没来由地感动起来，为那消失在瑟瑟秋风萧萧黄叶中的“人”字而感动，为老头的一系列举动而感动，为老太不幸后的幸福而感动。

那一刻，我从他们身上读懂了什么叫相濡以沫，使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单单是停留在字面上，而对其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领悟。

一路幸福

朱文杰

一刻,而全然不在乎生命的目标。一旦走过童年,便(“人生识字糊涂始”，开始容易犯一个认知上的根本错误:被生命旅程中的太多、太高的目标所累,而忘记了去享受生命旅程本身。于是,只落得苦叹:幸福在何处?

我曾经在一次考试前听了一位专家的心理指导讲座。讲座上专家问:“作为即将走上考场的年轻朋友们,你们感到幸福吗?”全场哗然。台下的他们说:“哪里有幸福?苦不堪言。”专家说:“那是你们太注重考试的结果而忘记了过程。当你把注视点转移到过程上来而淡漠结果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复习起来是那样神清气爽,你会感到在小河边柳荫下捧读一本书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在考场上挥笔疾书简直是过一把瘾。至于结果,那是功到自然成的事,管它呢!如此地注重过程淡漠结果,岂不就潇洒考一回?!”话毕,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尔后,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为了目标而感到幸福,还是那奋斗的过程更让人体会到幸福?直到我看了一部电影,才真正找到了答案。

这部电影很耐人寻味,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老的盲人琴师带着一位同样失明的少年四处流浪,以弹唱为生。虽艰辛却坚毅。有一天，琴师终于弹断了一生中的第一百根琴弦，琴师欣喜若狂，因为他师傅生前传给他一个药方,说只有在 he 弹断一百根琴弦之后才可以用这药方,也只有到那时药方才灵验——让他重见光明。琴师兴冲冲地带着珍藏多年的药方来到药铺，然而药铺的人告诉他:这药方上一个字也没有!琴师顿时木然了,那个在心中支撑他一生的强大力量顷刻化为乌有,他的精神崩溃了。很快,他就衰老了。直到走到人生的尽头时，他彻底醒悟了:师傅是为了让他享受好生命的每一天。临终前,他郑重地将药方传给了盲童,并重复了当初师傅告

诉他的那番话,他也留给盲童一个追求。因为他就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成功地享受了人生中的每一天。

这个故事给人诸多的启迪。年老的琴师最终的追求是无望的,这是一种不幸,但极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个人生秘诀，在不幸之中也能去享受生命的每一天。

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如今,“检查验收”不问真假,能让上级满意就行。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让我们眼花缭乱。一头猪也是一个“养猪基地”。聊作空想的“画饼充饥”变成了肥皂泡的幻影，“养了上级的眼，破了事实求是的好风水，真是贻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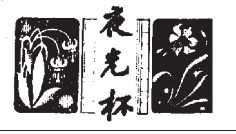


早年旅游，背个军用书包带上工作证,若是夫妇同游,还要结婚证(非备不可)。皮夹子里有个百多块钱,笃笃定定玩吧。国内景点没有门票一说，黄山散花精舍的床位每天1.2元,用餐在食堂，三顿饭费1.6元。白天去四周逛,中饭赶不回，早上装几只淡馒头，夹点酱菜打包走路。歌云:“祖国的山河似锦绣,祖国的大地任你走”,闲云野鹤,是真正的散客游人。

无可奈何青春不再,出外只能跟旅游团。旅行社多如牛毛,正规的有5A、4A、3A级之别;有没档次,更有路子野的,弄堂口竖块牌子,或请几位阿姨坐在公园小径边，举张印得满满的4A纸做广告，一样地揽客。游客有散客团、团体团之分:散客,乃三三两两来报名的游人,凑足人数就组团出发。游客间谁也不管了谁，少游个景点或是旅馆级别不达标,游客决不会让领队蒙混过关。这好比股市里的散户，油水不足又难伺候;团体团是公款游,好说话“肉头”又厚。导游自暴喜欢带后者。但是，公款游者毕竟少,散客还是大头。散客团里，萍水相逢的人吃喝玩乐日夜相处，景观之外演绎出故事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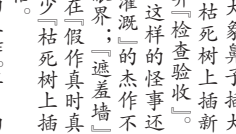
九月,组团散客游东北。火车坐了两两天两夜才抵齐齐哈尔，马不停蹄即换大巴，一路奔扎龙湿地，去丹顶鹤的故乡。途经乡村小饭店，匆匆午餐后发车。巴士开出几十多公里了，忽听车厢中传出一阵惊呼:“师傅,快停车,快”高速公路上不能随便停车,咋整的?原来有女客的墨镜忘在村店,伊定规要回去找。要全团人马陪其折回是不可能的，有人就劝:一副太阳镜,落脱就算了。女客高叫起来:“迪副眼镜要500多块洋钿啦”。地接社导游说,这里没有公交车。再说你这一来一去，赶不上看丹顶鹤了。“不看就不看”伊站起来执意走向车门，大家看着她朝“摩的”奔去。车门重新关好，有男客立即很响地发声:“脑子进水了。千里迢迢来的,为副太阳镜放弃扎龙湿地，值得口伐?”众人都笑。

集体活动重在守纪。秋天，哈尔滨的太阳岛风光旖旌,沼泽、松鼠苑、天鹅湖令人流连。无奈游程只有一小时，拍照全靠抢镜头。有人可不管，笃悠悠



断;《刷漆绿化》让我们大开眼界;《遮羞墙》不知遮住多少弄虚作假的丑。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现实背景下,不知有多少“枯死树上插新枝”在戏说我们的政绩评估。《检查验收》本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如今,“检查验收”不问真假,能让上级满意就行。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让我们眼花缭乱。一头猪也是一个“养猪基地”。聊作空想的“画饼充饥”变成了肥皂泡的幻影，“养了上级的眼，破了事实求是的好风水，真是贻害无穷。

少吗?媒体上不是披露的《假灌溉》的杰作不知遮住多少弄虚作假的丑。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现实背景下,不知有多少“枯死树上插新枝”在戏说我们的政绩评估。《检查验收》本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如今,“检查验收”不问真假,能让上级满意就行。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让我们眼花缭乱。一头猪也是一个“养猪基地”。聊作空想的“画饼充饥”变成了肥皂泡的幻影，“养了上级的眼，破了事实求是的好风水，真是贻害无穷。



地拗着各种造型,还要翻行头、照镜子，一个景点好几个人轮流拍。同团游人路过提醒:辰光快到了。“催啥催,阿拉出钞票来的,怕他们不等?”结果是:守时的老者忍痛割爱景点,在约定处无聊地等,领队打手机焦急地催,地陪满公园去找……足足三刻钟,那群人才姗姗迟来,老的不免要讲几句。讲吧、讲吧,啥人睬依?以后的游程里,常嘲依几句,给你双小鞋穿穿,谁叫你多嘴的。

参观鹿场,实为购物。人参、鹿茸琳琅满目,众人围聚中的导购热情洋溢。一个腆着大肚的游客底气十足问:“参是真货?”随即抽出张银行卡晃了晃:“这卡里有十几万,货要好,钱不是问题”。财大气粗的卖相,乐坏了营业员小姐。有人背后低咕:出来是看山水的,带介许多钞票,蛮啥个派头?“节约”的人也有啊。某日晚餐须自理,吃罢自助早餐用餐厅，一路两女客对话:“我拿了八只白煮蛋当夜饭。哎,馒头塞在枕头下,会不会被服务员当垃圾损脱?”钱是省了,八只煮蛋,胃消化得了?

散客团

吴莉莉

晃:“这卡里有十几万,货要好,钱不是问题”。财大气粗的卖相,乐坏了营业员小姐。有人背后低咕:出来是看山水的,带介许多钞票,蛮啥个派头?“节约”的人也有啊。某日晚餐须自理,吃罢自助早餐用餐厅，一路两女客对话:“我拿了八只白煮蛋当夜饭。哎,馒头塞在枕头下,会不会被服务员当垃圾损脱?”钱是省了,八只煮蛋,胃消化得了?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京剧《沙家浜》里的唱词,诠释散客团人际关系倒也合适。领队靠嘴上功夫;游客中相投的固然有,过后不思量的居多;旅行社么,行程结束,游客表扬也好,投诉也罢,反正钱已入账,管它周详与否?

购物讲究“性价比”，旅游也同此。花钱不菲,要游出质量,游出品位。老话重温: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初冬的午后,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我坐在车里望着江南大地,稻谷收割后的田野上一片静寂,菜地泛着青绿色。黑瓦白墙的农宅楼院在阳光下一闪而过,宅前的水塘里,泊着一条小船。江南水乡总会勾起我的回忆。我外公在90高龄的时候，仍手握钉耙，在宅前空场上翻抄金黄的稻谷，眼见一条条稻谷被轻溜溜地翻了个遍，他仍然神闲气定,让我们几位赶来看他的小辈十分欣喜。那一年,当我们惊诧外公还能如此干点体力活时,也明白他硬朗的身板来自一辈子的农耕生活。

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一次外公来上海,到我家就把我抱上他膝盖。我觉得外公力气大,手掌宽大有力。我摸剥着外公手掌上的硬茧,从此有了一种坚韧的感觉。

乡下舅舅也不曾离开田地。舅舅年轻时,即使冬天农闲,也不会歇手。我见过他站在船舷旁,嘴里哈出热气,握着长长的竹竿,将篓网一次次伸入河里隔泥的情形。我国农村政策改革开放后,舅舅施展手脚的天地大了许多:承包过几年鱼塘养鱼虾,在鱼塘一角筑一间小屋日夜看护,虽然靠天吃饭,还受市场影响,但多少是属于“掘了第一桶金”的农民。后来,常熟招商城服装批发生意红火，村里人开始加工衣服,舅舅改变主意,开始骑黄鱼车拉货,从莘庄公路口到村里人家一回回来往。那时还是煤屑路,车开不进来,舅舅几乎每天起早摸黑,风雨无阻赚着辛苦钱,终于盖起了楼房。我看舅舅抽烟,手指露着裂口,裂口灰黑,对这种粗糙我却充满了尊重,它积累了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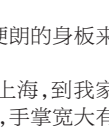
外公去世后,我们抽空去墓前祭奠。午饭后准备返沪,舅妈听我们说乡下的青菜好吃,要带一点回去,很高兴地说,这个可以可以,就是不值钱。舅妈将一棵棵刚从地里切下的青菜装进塑料袋,我张着袋口,触到舅妈的手,有一种尖利的感觉,有点儿刺痛。我不由得注视了舅妈的手,手指红而干裂。我感觉这双有着裂口和茧子的手,正传递着温情。舅妈一直笑着,尽量朝塑料袋里多装点青菜。隔着舅妈头巾下的白发,我似乎闻得到青菜的甘冽之气。我说:舅妈,我们吃着你们开着茧花的手种的青菜,会咀嚼出人间淳朴可亲的滋味。

江南的农屋几乎都是楼房,水泥路延伸到门前。舅舅依旧抽着烟，舅妈不再埋怨生活，他们已经脱离了苦闷的岁月。尽管他们的手还是那么粗糙,脸上却常常挂着笑意了。

我继续望着高速公路下江南无尽的冬景。

开着茧花的手

龚伟明



陆地养海水鱼

黄晨星

以色列科学家约斯塔尔博士和该系统创造者希伯莱大学教授嘉普瑞金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一种无需更换水或利用化学用品，就可以在陆地上养殖鱼类的环境条件。这种系统叫做零排放系统。

该先进系统首席执行官多坦巴一诺说:“我们使用生物过滤器以及专门培育的细菌来治理鱼类生长的环境，没有浪费任何东西，这种系统可以用在世界各地养殖咸水鱼,甚至距离海洋几千公里的沙漠。”使用该系统的储水池注满水并放入鱼苗,然后加入细菌。这些细菌就会在水池里处理鱼类产生的氮和有机物,不用排放一点水,唯一的液体交换是加入新的水来补充那些蒸发掉的水。

该公司宣称,使用他们产品净化的水池养殖出来的鱼味道好,因为鱼类生长在干净的水里。该系统适用于大容量水产养殖,任何地方都有能力开发出这样廉价的净化系统。

在做鹤庆县前，做了点功课，鹤庆县属南亚热带与寒温带之间的过渡性气候区，为冬干夏湿的高原季风气候,具有雨热同季,干湿分明,夏秋多雨,冬春多旱,年温差小,日温差大的特点。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悬殊的地貌差异,因而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

鹤庆县其文化传播较早,是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重镇。历史悠久的鹤庆乾酒、火腿、猪肝胖等腊味品独具风味;马厂当归久负盛名。“小锤敲过一千年”,人人有手艺,户户是工厂的新农村,具有加工金、银、铜首饰与器皿的传统手工艺。

鹤庆汉代以前属昆明、越西部落,是“西南夷”的一部分。西汉至唐初,分属益州、永昌、云南、东河阳等郡的叶榆县。南诏时期始建郡,称谋统郡。大理国时期称谋统府,1253年(南宋宝祐元年,蒙古宪宗三年)忽必烈攻大理后设鹤州。1271年(元至元八年),置鹤庆路,县

留在镜头里鹤庆

非衣

名由此始。明洪武年间，设鹤庆军民府。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撤府为州。1913年(民国2年),改州为县。1949年7月1日鹤庆解放后,属丽江专区,1956年改属大理白族自治州。

全国副刊研究会记者团采风地是鹤庆县新华村,一个白族村寨,位于鹤庆县西北部凤凰山下,乘着游览观光车盘山而上,一路无限风光。蔚蓝的天空、朵朵白云、四周景物都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湖面上,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呈现一派难见的高原水乡独特的风韵,如此诗意居住的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吸引了来此采风的记者们,大家纷纷掏出“长枪”、“短炮”寻找最佳位置拍摄,其实此时无论你站在那个角度只需随手一按，所展现出不同的景致,都犹如一幅画卷。只顾了狂拍,已无时间去购物了,心里有点小失望。

鹤庆来去匆匆,就此一别,有点不舍,真想隔日再来。

名由此始。明洪武年间，设鹤庆军民府。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撤府为州。1913年(民国2年),改州为县。1949年7月1日鹤庆解放后,属丽江专区,1956年改属大理白族自治州。

全国副刊研究会记者团采风地是鹤庆县新华村,一个白族村寨,位于鹤庆县西北部凤凰山下,乘着游览观光车盘山而上,一路无限风光。蔚蓝的天空、朵朵白云、四周景物都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湖面上,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呈现一派难见的高原水乡独特的风韵,如此诗意居住的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吸引了来此采风的记者们,大家纷纷掏出“长枪”、“短炮”寻找最佳位置拍摄,其实此时无论你站在那个角度只需随手一按，所展现出不同的景致,都犹如一幅画卷。只顾了狂拍,已无时间去购物了,心里有点小失望。

鹤庆来去匆匆,就此一别,有点不舍,真想隔日再来。



枯死树上插新枝

吴玲

渝北区台商工业园最近新修了一个公园,叫横桶坪体育公园。上周,有市民在游园时,竟然发现了令人吃惊的现象,有几棵早就枯死了的树木,居然“长”出了嫩绿的树枝,市民走近一看才发现其中的奥秘,原来是有人在树干上打了孔之后,插上去的枝丫。

谚语云:“大象鼻子插大葱,却是为了糊弄”检查验收近几年来,这样的怪事还断;《刷漆绿化》让我们大开眼界;《遮羞墙》不知遮住多少弄虚作假的丑。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现实背景下,不知有多少“枯死树上插新枝”在戏说我们的政绩评估。《检查验收》本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如今,“检查验收”不问真假,能让上级满意就行。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让我们眼花缭乱。一头猪也是一个“养猪基地”。聊作空想的“画饼充饥”变成了肥皂泡的幻影，“养了上级的眼，破了事实求是的好风水，真是贻害无穷。

